









年青人鄧海，面對西窗，眺望遠處落霞，思潮起伏，無恨感慨。忽然搖首歎息：「夕陽無恨好，祇恨近黃昏」。他抽完枝烟，看過幾頁書，就頹唐地倒在沙發椅上。呀！故鄉，可愛的故鄉，那純潔的村姑，多情的戀人！他的心開始紊亂了，充滿着無恨的悲哀。歲月，歲月是無情的，它不會為人停留。也不會帶給人們的快樂。祇是失望，永遠的失望，他閉上失神的兩目，嘴裡喃喃自語。

步聲衝破了寧靜，跟着是敲門的聲音，鄧海用乏力的手，開了門。那人走進來。開口就問：「海，你讀『小清的信後，有何意見呢？」他對這事情，本來已深刻地想過，但現在，他彷彿忘掉得乾乾淨淨。

「海，你近來的性子大變了，變得使我有些不相信」。海並不注意聽，他瘦削的臉上，滿佈愁雲。「誤會常有之事，像小青，那封信，本來並不是向你為難，他的來信解釋，更是可憐」。來人是說着海所不愛聽的話。

「波，請勿再說那些了。我的一切歸於失望」。鄧海很煩惱地說，「海寬宥的嗎？」波靠近那堆滿詩稿的桌子。「波，別誤會了，我對那事已忘掉」。海用手在詩稿上，像搜索什麼似的。

海望着窗外的餘霞，將被夜色吞滅，大地也漸漸消失。他說道：「刊與不刊，又有什麼問題呢，我覺得一切的努力，祇是一種空虛的搏鬥和希望！」

鄧海失望的臉，現着絲絲苦笑，「現在我覺得一切都是空虛，失望，我需要的是快樂。也許沒有什麼所謂快樂，但是我總不願意化精神在紙墨之間。」

「海，你知道：朋友們想培養你成名、譜友們想得到你一點心聲，去呼喚他們。使他們在異域中，得到一點溫暖，一線曙光！」

「海，我對於人生，已經長久的考慮，我的心靈早已破碎。我要從實際上

去發揮我的感情，而並不消磨在紙墨之間。」

海說着，在衣架上，除下外衣。窓外的路燈，已像繁星地閃耀着。他對着肩說：「波你愛看書，就在這裡看罷！」

波呆望他的背影，眼前彷彿出現那嬌小玲瓏的少女莎莉。他看看那窄

那窄小玲瓏的少女莎莉。他看看那窄

那窄小玲瓏的少女莎莉。他看看



# 黃文甫十次晉京呈文

全加中華總會館命我親向夫人多謝。夫人又係新任簽民兼移民部長。乃代華總會館。乃係一個保護華僑之機構。成立於一八八九年。其時中國人被召來加。在落機山及西部海岸部份。建築華橋向夫人致敬。想夫人亦明瞭全加中華總會館。乃係一個保護華僑之機構。被開除。繼而失業。經濟缺乏。貧苦無依。其時西報紀載。謂此等人生存。祇係僑靠「喚一塊有油之破布。及同僑日昨所食之餐」。可知其情形之悽慘。雲埠華僑病在抱。乃組織會館。自行施賑。予以粗米。使其生存。安置於宿所。設中華醫院。以治病僑。若非會館出爲救濟。恐情況更加狼狽。隨於一九零七年。根據省社會局。正式註冊爲慈善團體。其重要工作。係解釋當地法律及社會之結構。俾會員咸知。有時予以指導。如關於教育。商務。慈善。幸福及加國各局面。有何問題發生。會館則爲華僑與在加國西人之中間人。同時盡其力量。保護華之權益。我此次向夫君請求。不是過奢。祇求平等。

日七月八日星期四

年七月八日星期四

